

都市里的桑树

□梁荣贤

我有一块不大不小的菜园，是我十年前用锄头一点一点开垦出来的。自小在农村田头地尾玩要长大的我，从心底里喜欢乡村的田野生活，喜欢一切绿色的植物，喜欢阳光、土地、空气、风、雨、露，以及种子。

就是奇迹，让他们分享一下难得的田野乐趣也无妨。今年春节，整个世界似乎一瞬间就安静下来了，我的菜园更是沉寂得可怕。桑子在寂静中悄悄地成熟，悄悄地落地。桑子虽然可以当水果吃，但吃多了夜里睡觉会流口水。

酒。间一下，完全没有白酒的呛味、辣味，取而代之的是香醇浓郁。喉一口，香气迅速唤醒舌根上的每一个味蕾，犹如把清新、香醇、温厚送进了身体里、血液里。

体里的血和肉。一望无际的桑林，是我们童年生活里的天然游乐场，我们在里面躲迷藏、捉从土里钻出来刚爬上树的知了，累了还可以钻进树荫里美美地睡一觉，直到妈妈由远而近、从弱到强的呼唤声将我唤醒。

我与广州北京路

□王元

从我第一次到广州北京路算起，至今已经有30年了，这在一个人生命长河中不算短。期间我又无数次到过北京路，经历了北京路的变迁，其中折射出的时代变化，让人感慨万千。

书店购买的。那时囊中羞涩，见到想要的折价书如获至宝。那些书籍陪伴了我整个大学生涯，打发了许多寂寞时光，让我体会到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真谛。

脸谱系列-9 (国画) □许国令

寻味菜心香

□张伟霖

工作后购买的第一件大件商品索尼音响，就是在北京路新大新公司购买的。那时正时兴卡拉OK，一时间炒热了各种牌子的音响。单位也经常举办各种卡拉OK比赛。跳舞也很时尚，男女老少都在学跳舞，有各种各样的跳舞培训班，很多单位都建了舞厅。亲朋好友聚会，都会到歌舞厅唱K跳舞。

气，欣赏这里的如画仙境，还有花的海洋、鸟的天堂、人的乐园…… “别说了，你这小子嘴巴抹了蜜！明天上午十点钟，你来接我们！”

这株仙桃上的一颗桃最高卖了13.8万元。何仙姑家庙的后山上耸立着仙姑塔，雄伟壮观，日夜注视着增江河从脚下缓缓流过。

别过村长，前行半公里上了广河高速，30分钟便到了广州城区。

那一撒手的当儿

□叶倾城

教小孩子学自行车的过程，让我深深地发现：教本身不难，最难的，也许是明知道她不太会，但必须放手。最开始学，都是在小区里。宽阔的林荫道，行人不多，她七扭八歪着，只要绕开那些乱停乱放的私家车，都没事儿。渐渐能够上路，那也就是进广场、四顾无人的人行道、大片的空地。她紧张，我也紧张，一路摇铃，下车后腿不酸，按铃的手是酸的。我呢，全身都酸，一直在狂喊，现在口干舌燥。

的可能；是少年心事当拿云，而云端漫步迟迟跌下来——家长必须放手，给你们手机给你们零花钱，给你们周末假期课余的自由放飞时段，必须看着你们容光焕发，假装看不到你们晚上躲在被子里的饮泣，必须胡思乱想，必须瞻前顾后，想到自己一路行来遇到过的虎狼，不寒而栗。

我的父亲出生于1962年壬寅年的初夏，已是家中老大，顺势取了名“八虎”。父亲生于一个普通家庭，父亲在陋巷中长得精神，却枯瘦体弱。我出生不久，父亲便患了肺结核，那也是重症。父亲是司机，每天下班到家时我已在奶奶炕席上准备好饭菜，等着他回来。父亲是个爱玩的人，他喜欢玩，也喜欢玩。父亲是个爱玩的人，他喜欢玩，也喜欢玩。

结婚前，筹备花月典。粉紫色立式背景墙显得过于小气，父亲当众疾言厉色。他不语，忍着泪。父亲发完火，平静了，几度偷瞄我，大概是我有些内疚，对我说：婚庆背景的钱，虽然不用，也交给他们，别白来了。待我抬头，台后面偌大的电子屏已映上红色的大喜字，很是高档喜庆，看来父亲又多花了钱预订了饭店的电子屏。事后几年，我总想，父亲是否因我不舍，却又不愿表达，才会发怒。我不肯问，他不愿说。

离别时，李老对我说：“你们增城山好水好，人好路好，菜心更好。以后多点接我去吃增城迟菜心。”我连忙点头说好。

小镇渡口

□钟兴

河东有个小镇，河西有个小镇。河东的小镇有家好饭店，河西的小镇有家好书店。两个相邻的小镇分属于不同的县，两个小镇相隔二十多里。

因为我只有买书的15元钱，舍不得拆零交那1毛钱渡船费，不交费，那老熊当然不载我过河，尽管好说歹说，说了很久，也等了很久。他知道我是为了去河西镇买书时，便乐呵呵地送我过河，上岸前还给我指路。

气，欣赏这里的如画仙境，还有花的海洋、鸟的天堂、人的乐园…… “别说了，你这小子嘴巴抹了蜜！明天上午十点钟，你来接我们！”

这株仙桃上的一颗桃最高卖了13.8万元。何仙姑家庙的后山上耸立着仙姑塔，雄伟壮观，日夜注视着增江河从脚下缓缓流过。

儿子的画风

□赵子安

妻子私下里悄悄求教过一位知名教育家，老先生和颜悦色地说：每个孩子的成长，有着不同的轨迹。像春天播撒的种子，有的时候，先是把妻子扎扎实实折腾了两天硬是躲着不出来，然后剖腹产出。全家老少围坐在缓缓开启的产房门口，终于松了口气，看到的却是护士手中抱着一个顶着尖尖的脑袋、自得其乐吮吸着手指的毛茸茸的小东西。护士说，这孩子脐带绕颈三圈，唯有剖腹。他好怪，打屁股也不哭，还眨巴着眼睛笑。凝望着这个从此与我命中注定、相互黏上了的陌生的小生命，我怔怔地……

气，欣赏这里的如画仙境，还有花的海洋、鸟的天堂、人的乐园…… “别说了，你这小子嘴巴抹了蜜！明天上午十点钟，你来接我们！”

这株仙桃上的一颗桃最高卖了13.8万元。何仙姑家庙的后山上耸立着仙姑塔，雄伟壮观，日夜注视着增江河从脚下缓缓流过。

别过村长，前行半公里上了广河高速，30分钟便到了广州城区。

我的父亲

□李天雪

教小孩子学自行车的过程，让我深深地发现：教本身不难，最难的，也许是明知道她不太会，但必须放手。

父亲出生于1962年壬寅年的初夏，已是家中老大，顺势取了名“八虎”。

结婚前，筹备花月典。粉紫色立式背景墙显得过于小气，父亲当众疾言厉色。

离别时，李老对我说：“你们增城山好水好，人好路好，菜心更好。以后多点接我去吃增城迟菜心。”